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疑耀卷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潘曾起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劉家琰

疑耀卷六

明 張萱 撰

茶

古人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未有茶也李文正資暇録謂茶始於唐崔寧黄伯思已辯其非伯思嘗見北齊楊子華作邢子才魏收勘書圖已有煎茶者南牕紀談謂飲茶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及閲吴志韋曜傳

賜茶荈以當酒則茶又非始扵梁矣余謂飲茶亦非始扵吴也爾雅曰檟苦荼郭璞註可以為羮飲早采為茶晚采為茗一名荈則吴之前亦以茶作飲矣第未必如後世之日用不離也葢自陸羽出茶之法始講自吕惠卿蔡君謨輩出茶之法始精而茶之利國家且藉之矣此古人所不及詳者也

林逋

林逋居孤山畜一鶴客至則童子放鶴逋見鶴即歸其

好客如此宋江鄰幾作雜志載許洞嘲逋詩有豪民送物伸鵞頸好客窺門縮鼈頭之句葢無根之謗也鄰幾載之何意李畋聞見錄載和靖隱居朝廷命守臣王濟訪之逋聞之即懷詩文求見濟乃以文學保薦逋及詔下唯賜帛而已濟曰草澤之士不學稽古不友王侯文學之士修詞立誠俟時致用今林逋兩失之矣夫以和靖之高隱而猶以詩文取譏亦不念古人身既隱文焉用之語也今之自稱山人者又何以文為哉

樂府之誤

樂府本以被管絃者今所傳古樂府詞多不可讀沈休文曰樂人以聲音相傳大字是詞細字是聲聲詞合寫愈傳愈訛至今遂不得其解耳故後人作古樂府止用其題不襲其意亦不諧其調如朱鷺則詠鷺之色又如張則詠射雉事或五言或七言或近體或歌謠皆如詠物體益自魏而後皆然不特唐人也至於可被管絃與否不復問矣

書簡用死罪

侯鯖録謂晉宋兵革之間禁書疏非吊喪問疾不得輙行晉人書啟多用死罪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余謂不然漢董仲舒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已前用之矣

張楚

陳勝自立為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為秦滅今立之為張也而師古從晏說余謂兩說皆兼為是立楚而號曰張猶大唐皇宋大明云爾

王弼註利貞

王輔嗣註易利貞者性情也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不性其情言不以性制情也句法甚古而理亦明盡止此四字不知宋儒費幾多說話

孔子責冉求

季氏伐顓臾冉有季路問於孔子孔子不責由而責求曰求亡乃爾是過與且呼其名而責之此正寧有盜臣意

王道王路

洪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注疏止言王之道為正道王之路為正路而已道路二字未分别蔡沈集傳亦未及解新安陳氏止云互詞叶韻耳抑何鹵莽也箕子作洪範其字豈輕下者余按周禮遂人及匠人自遂上之經至於川上之路凡五又有經涂環涂野涂大小相異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是道小而路大也則作好之害小作惡之害大耳

夷齊不食周粟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葢不食周之禄非絶粒不食也古人禄皆以粟如原思為宰與之粟五秉是也時夷齊特不欲為周之臣故辭其禄耳若自耕之粟未嘗不食也餓而采薇者粟或不足有時采薇以充之非止食一薇也周土之毛即所耕之粟亦毛也程伊川之説得之特未發明耳三秦記謂夷齊食薇三年顔色不變得無誕乎宋石曼卿謂夷齊不死於周之土而

死於蒲阪以蒲阪為堯舜揖遜之區葢有深意焉第首陽之山散見各郡國諸家紛紛未有的據夷齊之死或在首陽或在蒲阪宜再詳之

獬豸

獬豸性忠能觸不直咋不正見於往籍不一而足宗羅泌不以為然因引齊莊公有臣曰王國甲與東里徼訟三年不決乃令二人共一羊盟於社二子相從刲羊以血灑社讀王國甲之詞已竟東里詞未半羊起觸之是

能觸不直者羊之性也不必獬豸余因憶里中故老嘗言有重辟甚寃歷數官皆不能直有一郡守復判此獄而郡堂一鹿闖至公案上銜其文卷嚙碎之左右不能奪郡守心動遂反前斷而寃者得白是鹿性亦能知曲直矣鹿與羊凡畜也能知曲直況神羊乎能知曲直者有羊與鹿而況可謂無獬豸乎天生神物自有出於常理之外者草木最為無知尚有指佞之草而謂無獬豸者過也弟許叔重又以獬豸似牛與神羊之名戾或羊

類或牛類所不可知耳

伯益之夀

益予稱伯益避位扵禹之子啟詳閲諸書伯益乃高陽氏之子其猶子黎逮事其父則高陽之崩益年不下四十矣歴髙辛唐虞凡二百二十載是伯益年必二百六十歲乃及禹之傳位扵啟也堯之諸臣夀最髙者惟彭籛皐陶伯益三人而皐陶年百有六十則前聞之彭籛或云即彭祖或云非是獨未聞伯益二百六十歲之説

豈孟子別有所授耶

堯舜被誣

堯舜禹以聖人為之君又以聖人為之臣禪受之際昭著往策豈復纎芥可疑而竹書紀年謂堯之末年徳衰為舜所囚故相之湯陰有囚堯城又謂舜既囚堯遂堰塞丹朱使父子不相見故鄄城西又有堰朱城瑣語因之亦曰舜放堯於平陽而任昉記亦以朝歌有獄基禹因舜故地也於是劉知幾遂疑舜廢堯既立其子俄又

奪之嗟嗟堯舜禹而猶不免於稗官小說之妄議又何怪乎秦火耶余按竹書紀年出於魏晉間是時魏晉得國無不篡弑者知無以自解於世而逢君之臣僞撰此書爲主分謗耳竹書又云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相之仲壬崩太甲立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後三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而中分之夫太甲伊尹之事見於尚書孟子者不可信耶左傳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杜預乃以竹

書而疑伏生之尚書為有昏妄則以小人心置君子腹者不獨劉知幾矣

鼻天子冢

舜封象於有庳即今湖廣永州府零陵縣今零陵尚有有鼻墟羅長源謂鼻庳音相近也余按幽明録始興有鼻天子冢鼻天子城今統志亦載之始興屬今南雄府而南康記南康縣亦有鼻天子城先儒或謂始屬始興今屬南康故統志於南康不載鼻天子城冢豈南康始

興古皆為楚地傲象雖封於零陵及卒乃葬於南康耶然南康始興去零陵遠甚象封於零陵矣卒乃葬於始興耶余竊惑之統志又云始興鼻天子墓昔人掘之見銅人數十擁笏列侍器飾皆金銀俄聞墓内擊鼓大呼懼弗敢取而返夫銅人殉葬乃出於末代非有虞之世所宜有也此鼻天子非象明甚羅長源作路史於古今疑誤最為詳核而亦以始興之鼻天子為庳象何也

張生夢舜

舜號泣於田為怨慕孟子必有所據纂異記有張生至蒲關夢舜召之問以所業生曰孟子舜問何人也生誦其書至號泣怨慕章舜謂孟子不能善傳其意朕之泣怨已不合於父母耳號天怨慕非朕之所行者想舜當時用意亦合如此第所述夢中舜語謂孟子為不知而作則孔子之語也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則又孟子語也孔孟生於舜之後凡若干年舜既死而亦習孔孟語乎其誕妄如此羅長源路史亦引據之殊足掩口

儒釋相通

儒不可不通釋典釋亦不可不通儒書離之則兩傷合之則並美雷次宗周續之嘗從釋慧遠受毛詩鄭氏箋今世佛子多以不能習儒乃去而為釋欲其闡揚𤣥教烏可得哉

九言詩

古之詩自二言以至七言止耳後人有八言以毛詩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為八言之始獨

未有九言者摯虞流别論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捁為九言余檢諸本皆云泂酌之章章五句則非九言明甚顔延之亦云詩體本無九言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故仲治云然耳今之詩有九言者其法非古也

司馬温公之貧

今制黄册凡糧米多者自立一户糧少者共立一户此宋制也司馬温公罷相居洛中所買田宅猶以凡郎中公為户謂糧少不自立户也以宰相田糧不能自立一

户亦足以廉頑矣弟未知其産所入若何今蘭溪趙文懿公自登第以至柄國十年止守祖父遺産瘠壤四十七畝毫不加舊若其後人田宅稍饒則皆治生所致於公無與余從公遊二十年猶未悉公及公捐館其里人數為余言如此公之相業不具論獨清修一節則司馬之後如公者指不多屈矣

琴辯

世本曰琴作於神農而琴操曰作於伏羲爾雅曰大琴

謂之離搽叔然曰音多變聲流離也此伏羲之琴也樂錄曰二十七絃郭璞從之未詳其制之長短何如中華古今注曰二十五絃琴或曰二十絃皆失之而樂錄為正按伏羲以木王三與八皆木之數也故三其九而二十七為之絃耳廣雅曰伏羲琴七尺二寸則八其九而七十二寸為之長也亦以木為數也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邢昺曰此常用之琴也長三尺六寸六分者象三百六十六日五絃象五行至文王武王始加

大絃為君小絃為臣五絃第一為宫其次商角徵羽二絃少宫少商上曰池言其平下曰濵言其服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法天地十三徽象十二月加閏此即今之琴也夫以伏羲之離而名之曰大琴乃後人名之耳比琴為大故曰大琴在伏羲時止名離不名琴也少宫少商二絃始於周矣而減二十七絃為五絃減七尺二寸為三尺六寸六分與名之為琴也皆在周之先也不知始於何時請以俟知者

九河考

古之九河諸書相傳者曰馬頰即馬篤河曰覆釜河曰鉤盤河曰鬲津河曰徒駭河即徒河皆在今濟南府境而胡蘇河簡河潔河皆在滄州又云徒駭河亦在滄州惟太史河莫詳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累集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立為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戾者班

固以滹沱為徒駭而不知滹沱與徒駭不相涉也樂史於馬頰又以漢馬篤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其說乃謂齊桓公塞九河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吕鎮斷八流以自廣宜蔡九峯深折其非也夫曲防齊桓之禁也豈躬犯之即霸者輕變古而重於自利然河水可塞而河道可盡平乎酈元水經獨曰九河碣石苞淪於海程子宗之乃援尚書禹貢夾右碣石之文謂九河果

從碣石入海今兖冀之地皆無碣石而碣石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然可見是九河之說當以酈元為正今之治河者輙言九河故道穿鑿求之宜乎支離而無益于河矣

龍涎香

龍涎香真偽難辯按張世南游宦紀聞云諸香龍涎最貴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出大食國近海傍常有雲氣罩山間即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

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視俟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之又有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其下湧出其涎為太陽所爍則成片風漂至岸人取之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云龍枕石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鮫人采之以為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和香焚之則翠烟

浮空結而不散又一說龍出沒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泊洲嶼積多年風雨浸淫氣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穢惟汎水者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往歲有詔求龍涎香而真偽莫辯余故錄之以廣時人耳目

漢碑

孫宗鑑東臯雜録言漢碑額多篆身多隸是矣獨云隸多凹篆多凸則洪适之隸釋歐陽修之集古録趙明誠之金石録皆未及也豈漢碑尚有遺於三公之見聞者耶

柴桑

山海經所載皆山川之大者獨未載廬山而止載柴桑之山郭景純曰柴桑山在潯陽南與廬山相連余意廬山舊當名柴桑及匡君兄弟廬之遂稱廬山耳今以柴

桑别為一山而曰與廬山相連似誤

荔枝

荔枝之名諸書皆未詳其義扶南傳謂結實時枝弱蔕牢不可採皆以刀斧劙取其枝故以為名余按荔枝之樹甚高大惟樹杪結實最多故採者不能攀其枝多連枝斫之自蔕牢之說殊不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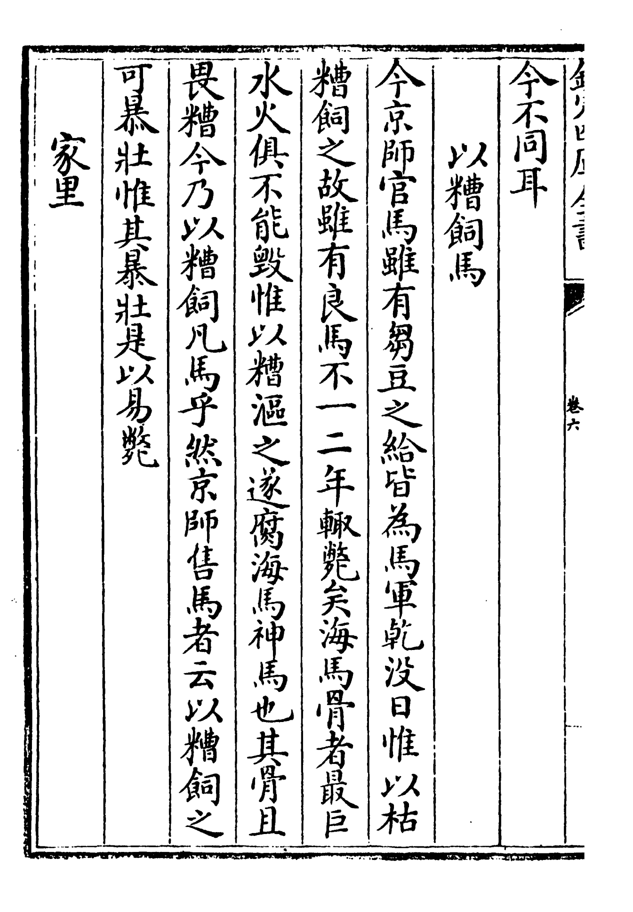
消摩

呼藥為消摩詳杜蘭香别傳蘭香降嫁張碩碩問禱祀

事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消摩謂藥餘意消摩
按摩也今治病者有按摩之術

擊壤

堯民擊壤壤以木為之其形如履前廣後銳長尺四寸
闊三寸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遥於三四十步外以手中
壤敲之中者為上今京師中兒童猶有此戲或以桃或
以甃其擊壤之遺乎獨吴盛彦有擊壤賦曰論衆戲之
為樂獨擊壤之可娛因風化勢罪一殺兩或擊之法與



今不同耳

以糟飼馬

今京師官馬雖有芻豆之給皆為馬軍乾沒日惟以枯糟飼之故雖有良馬不一二年輙斃矣海馬骨者最巨水火俱不能毁惟以糟漚之遂腐海馬神馬也其骨且畏糟今乃以糟飼凡馬乎然京師售馬者云以糟飼之可暴壯惟其暴壯是以易斃

家里

白樂天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為鄉里令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今人言家里本此

五大夫松

秦始封泰山松為五大夫此秦時第九爵也非謂五株松為五員大夫也今人相傳為一松封一大夫五松五大夫殊謬

芍藥握椒

毛詩溱洧之卒章贈之以芍藥芍藥破血女人無子當服之故芍藥之贈爲男淫女東門之枌其卒章貽我握椒椒氣下達可以壯陽故握椒之贈爲女淫男此先儒之俚談然理或有之

千文

千字文劉公嘉話曰梁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王右軍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序武帝謂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

上鬚髮皆白南史文學周興嗣傳又云武帝撥魏文于
右軍書中書千字令興嗣韻之非殷鐵石也又有一說
武帝喜鍾繇書而秘書省所藏鍾繇真蹟甚多獨年久
漫滅散亂乃令興嗣韻之為千文未知孰是今世有鍾
繇千文與興嗣所韻者不同乃後人偽撰也

蘭香

余里中製蘭香乃以土香曰白木香者為骨即今牙香
粗榦也剉成片以水漬之數日去其木氣然後暴烈日

下候乾燥方採樹蘭花與此香片用紙包裹復暴於烈日凡數易花而後成樹蘭一名珍珠蘭今俗云傳於吳商不知此薰香法在宋已有之自吾廣始不始於吳也余閱宋葉寘論香品吾廣故有吳氏者以薰香獲富素馨茉莉柚子花皆可為之顧文薦負暄錄亦云番禺有吳監税者以香名豈即其人耶獨未言及樹蘭花令樹蘭花薰香盛行而素馨茉莉柚花皆未有製者試為之當不減樹蘭也樹蘭獨産廣東不見傳疏亦不知其當作何名

以其花香似蘭草而木為本故曰樹蘭其花如黃粟盛於夏間亦可以薰茗

東方朔滑稽

東方朔傳有幸倡郭舍人令朔射覆中之武帝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號而朔嘲焉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帝問朔何故詆之朔曰與為隱耳口無毛狗竇也聲謷謷鳥哺鷇也尻益高鶴俛啄也獲免余謂朔之初為此語實以詆欺

舍人非隱語也舍人曰幸倡必弄臣之流口無毛者少而無鬚髯也聲謷謷諂佞而取給也尻益高者謠交之態也非詆欺而何然即朔之假為隱語其詆欺更甚以其無毛之口為狗竇以其仰食於人為㲉之仰哺以其俯首而求食為鶴之俛啄皆以鳥獸之類貺之而武帝與舍人不暇察耳訕刺如此非自託於滑稽何以免於世哉

木棉

余鄉多木棉集韻綿作棉樹高者至於十丈其枝如桐葉如胡桃葉而稍大花如今之玉蘭花紅如渥丹一樹常數千枚春夏放花其紅燄燭天花謝乃結子剖之如酒匜其殼堅硬其中有絮皓白故曰木棉今名攀枝花吳録云其絮如蠶所作者非也唐李琮詩腥味魚中墨衣裝木上棉則此棉亦可作衣絮今止充裀褥而已方勺泊宅編稱海南蠻人以此紡織為布布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工巧名曰吉貝布即古白氎布也氎音牒𦊰余

鄉既未有以木棉為布者即詢之海南諸蠻亦不知其制為何似或云曹溪六祖所傳信衣曰屈眴布即白氎布乃西域木棉心所織者余嘗見之實類褐豈西域木棉與中土不同耶范政敏遯齋閑覽又云林邑等國出吉貝布木棉為之不知六祖信衣即林邑等國所産否陶九成南村輟耕錄又云閩廣多種木棉紡績為布名曰吉貝松江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多種之彼初無踏車椎弓之製率用手剖去子線弦竹弧置案閒振掉

成劑厥功甚艱國初有一嫗名黄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紡織之具至於錯紗配色綜綫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帨文采甚巧土人多以此致富者嫗卒土人祠焉陶九成元人也世代尚近其詳著如此余嘗以詢之松江士夫皆不知木棉為何樹吉貝為何布豈道婆者卒其織造之法莫傳故土人不復種藝此樹耶據陶説道婆崖州人則泊宅編謂海南蠻人能為此布其言不誣若六祖信衣果西域木棉心所織者則其法

當如秦洮間織裼試倣其法以織木棉使可成布不必復求道婆遺法矣閩中呼綿花為吉貝其聲稍轉為家貝或云非木棉也林邑所産疑即此物又有山吉貝不堪作布

朱提銀

今人多稱白金為朱提非是蜀之叙州府有朱提山出銀諸葛孔明有言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自食若以銀為朱提亦可以金為漢嘉乎唐韓愈贈崔立之詩

我有雙飲盞其銀得朱提亦非以銀即為朱提也

蜀漢不制樂

三國時魏最强吴次之而蜀為最弱者非獨其土地蹙也益人才文物亦單陋焉即以禮樂考之魏武帝常使魏襲製鼓吹曲十二章矣吴孫休亦常使韋昭製鼓吹曲如魏之數矣獨不聞蜀有製樂者豈其時救巳之不給而不暇及此耶抑其人皆樂扵軍旅不能如二國之從容文物也安得諸葛武侯起而問之

分野

星次之說古今卒無一定之論費直以易卦配地域蔡邕以節氣當國分皇甫謐以月律配入辰次僧一行以度為紀據河山以分其野又或以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為主彼亦是非此亦一是非也宋羅泌惟以九州之說為正然其說亦未能詳著於書豈亦疑而未安耶按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蓋以天象而占其地特占法而已儒者不考

星官不著故凡言郡國之分野者皆據成說而錄之而不暇察察之者又不能詳明故諸說紛紛不一耳今諸說不具辯姑以周禮注疏辯之賈公彥謂吳越地南而星北蓋以國屬諸初受封之日歲星所直之辰此不得其說而附會妄語也周封太伯於吳夏封無繹於越豈同歲月乎況後之所謂吳越者不啻百倍何以皆屬此星耶秦雖罷封建後之立君長者皆此例也豈皆同此歲月乎分野所屬唯斗牛女之地極遠星經謂每度計

一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有奇似涉荒唐但以日月薄蝕秒忽覼之似亦可信然其所謂里乃以鳥道計之非人跡屈曲之謂也縱一大府能當其一二度耶故以某地當某宿亦姑取其槩耳今誤郡邑志乘者即區區一縣亦曰某分野可笑矣故元僧德儒於此致疑而作分野辯意謂天之經星二十八宿皆屬中國分野而無餘中國之外四方萬國豈無一星分耶夫豈先中國而後及四方萬國耶又豈别有一天星宿耶德儒

不得其說欲下風滕行以扣儒衣冠而通天地人者余嘗恨不得見許魯齋耶律楚材諸公一明此說妄意以今之占法擬之葢天道流行其大無外萬象異形而同體三才異位而同神故以占法變化之神妙窺天人感應之徵驗如吳越之災祥則應於斗牛之經度故以斗牛而占吳越非謂吳越正在斗牛之下也史家天文志曰某地入某宿幾度而所記亦有不同葢當時占法亦異耳如東方蒼龍南方鶉尾皆以昏中而言豈曰東者

常在柬耶各家占法不同今以易占明之易固非瑣瑣也而曰京房曰鬼谷曰軌革之類以第幾爻爲家宅第幾爲牛馬第幾爲舟車各各取驗正猶以某星占某地立此定格也若德儒所論中國萬國則同此一天星宿而各國之占法自湛各取徵應耳千古不决之疑豈余之淺陋所能剖第析千慮一得故姑識之以俟知者

古樂之三

古先聖王在位皆作樂皆有歌詩惟至周始大備者以

一代兼數代也故古樂自雲門而下必皆有歌先聖王亦皆世世傳習以遺後人故周公得而用之耳或者謂伏羲之立基神農之下謀祝融之屬續顓頊之五莖帝嚳之六英周公棄而不用者以其過於質也余謂不然蓋歲久制亡不可復考故不得而兼用之即周公當時亦不能無遺憾者有其存之周公自當兼用固不止監於二代矣自漢高帝為武德之舞時雖叅用韶舞而更曰文始武舞更曰五德又因秦樂人以制宗廟樂詩唐

山夫人及武帝宛馬等篇出而古聖人之制遂泯故黄帝以下之詩於是併已矣夫公子完去陳時虞韶猶不廢即負擔流離之際不敢失墜漢興時老師宿儒當有存者於此時能訪求之猶可存十一於千百今秦既不師古漢又因秦舊而不復求古則古樂之已固秦之罪漢亦不得辭其責也惜哉

無逸之誤

祖甲賢武丁欲廢其兄祖庚而立之遂逃為民即無逸

稱享國二十三年者是也先儒見史國語皆稱祖甲滛亂遂改無逸之祖甲為太甲不信經而信史惑矣

周武王十三年伐紂

后稷封邰于不窋失其官竄戎狄間不窋之孫曰公劉復修后稷之業遷於豳商末大王避狄遷岐傳至王季為西伯文王繼之五十年武王立十三年伐紂泰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是也而書序乃以為十一年矣記亦稱十一年伐紂二年訪箕子與洪範維十三祀

之數合世因疑泰誓經文為誤漢儒又創言文王受命九年武王二年伐商通十一年歐陽公著泰誓論定為即位之十一年葢因二年後方訪箕子也按經文皆稱十三而武成釋箕子即伐紂之歳不在伐紂二年之後當以經文十三年為正

河清酒

蘭溪河清酒自宋元已有名苐其時已有甘滯不快之訾見范成大驂鸞録矣

在田之義

見龍在田王弼注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孔頴達曰六位有天道地道人道一二地道也九二是二在一上故以在田為在地上也朱考亭作本義亦未明言以田為地余謂古先聖人立文垂訓字字的確今不言在地而言在田則在田自有在田之義非止言在地也以前諸儒亦有推廣者言田之耕稼利益萬物猶若聖人利益萬物故言在田也此說得之

古祀必卜

今郊祀蒸嘗之禮皆遵古制而行獨卜其吉凶則絶不講矣愚謂他祭皆有定期可以不卜至於今之祈雨祈晴者即雩也原無定期獨不可倣古而卜乎但古人龍見即雩乃建巳之月不待雨暘愆期而後舉之葢先已為民祈禱至於雨暘愆期之日又復為民祈禱也今建巳之月大雩古禮亦不復行矣

人奴

古之為人奴者必髡其髮又以鐵束其頭以為鉗最困辱者故趙王郎中田叔孟舒自髡鉗為王家奴隨王入長安是以漢初有詔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意免其髡與鉗也若如今之為奴婢者亦猶庶人耳何必免而後為庶人哉

不庭

左傳以征不庭言不來在王庭者史記不庭作不享索隱曰舊本史記作不亭亭直也征不亭者征諸侯之不

直者也是庭與亭古皆通用者享字與亭字相似而訛耶今人稱日午為亭午即直午之義直午正午也

星隕如雨

春秋魯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葢星之隕如雨之降耳杜預訓如作而訓偕作俱言星與雨俱下此甚不通旣星與雨俱下又是夜間胡從而辯其為星隕也且左傳上言恒星不見以為夜明星隕即是本夜旣云夜明又安得有雨乎

燒酒汎荔枝

余鄉噉荔枝多以燒酒汎之即製荔枝酒者亦以燒酒浸自唐已然矣白樂天有詩曰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欲摘一枝傾一盞西樓無客共誰嘗此一証也

龍蛇歌

龍蛇歌介子推作呂氏春秋司馬史記述之而劉向新序俱載此歌大同小異而説苑又以爲舟之僑歌何自相矛盾若是乃知新序説苑未必盡出於劉向也

爛柯

爛柯之說人皆知為奕者之事東陽記信安縣有懸室坂晉中朝時有民王質者伐木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含之便不復饑俄頃童子曰其歸承聲而去斧柯爛盡既歸質去家已數十年矣一以為觀奕一以為聽琴當是一事而兩傳也

盜跖

盜跖人知為柳下惠之弟不知黄帝時先有大盜名跖者後人因惠之弟為惡故以盜跖名之今之菩薩觀世音亦古佛有名觀世音者因今之觀世音受記於古之觀世音故亦以觀世音名之也如秦越人曰扁鵲亦軒轅時有神醫名扁鵲秦越人能醫人亦稱為扁鵲耳是柳下惠之弟及今之觀世音皆别有名字也

今隷

隷有古隷有今隷今之楷書即今隷也世言隷創於王

次仲又言創於程邈皆秦世也羅長源曰宋時臨淄人有得齊胡公之銅棺前和隱起皆為今隸則隸書秦已前已有之矣水經注亦云隸自出古非始於秦

藥箭

兩粤溪洞之蠻以毒藥傅弩矢射人者俗語曰綿藥余初不解其義及讀揚子方言凡飲藥傅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眠乃知綿藥當作眠藥也

弱翰

揚子雲答劉歆書雄嘗把三寸弱翰筆齎白素三尺問異語此作方言也余嘗疑既稱弱翰又稱筆是筆有名弱翰者因悟今京師中寒冱南來之筆多敗京師有名水筆者掾史家多用之其毫甚弱蘸一墨即可書數行攜之出弟須飽墨不必復蘸子雲作方言時正攜此筆以行有得輒書不復蘸墨者即今水筆也

馬汗血

嘗言汗血之馬不知者謂出汗皆血偶閱漢明帝報東

平王蒼書并遺宛馬一匹中言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因言武帝天馬霑赤汗親見其然余乃悟凡血盛者筋力必强壯善馬愈走而性愈躁疾氣血愈怒張必至横溢故此所遺馬血從前髆小孔中出則汗血之馬其血亦有從他出者非謂遍體皆汗血也

水利

五行之用皆以利民者然金火木土皆不言利惟水獨言利者何也易以利為四德之一凡卦之象川者必言

利涉書陳六府始于水而三事亦稱利用水之利大矣哉

鱷魚

潮有鱷魚之害世皆知為韓昌黎所除不知昌黎之後其害尚存至宋咸平中通判陳堯佐始計捕而獲之鳴鼓于市以文告于神而戮焉其害始永絶

吳復古

揭陽吳復古每論出世法以長生不死為餘事煉氣服

食為土苴蘇東坡居惠時嘗問以養生復古以安與和荅之東坡南遷往見之無一言及得喪事獨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眞今子目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若復古者葢有道之士哉

漢劉熊碑

唐王建題劉熊碑有曰蒼苔滿字土埋龜風雨消磨絶妙詞不向圖經中舊見無人知是蔡邕碑宋蘇邁書胡戢之語謂此碑與劉文饒同建詩為不誣余謂此碑固

漢隸最佳者然非中郎詞也且其文有云七葉勃然而興咸居今而好古其詩則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此何等語而謂之絶妙詞乎既非中郎之詞又安得云中郎之筆葢東漢諸碑流俗多以為中郎筆猶王子敬好書洛神賦故世一有洛神賦輙以為子敬書耳

夷齊考

論語正義引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或曰智字公達夷齊者謚也伯叔者少長之稱也

少陽篇不知何人所著其書已亡一云父名初字子朝
或曰即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者孤竹地名産孤生之
竹可作管孤或作觚地道記在肥如南二十里秦為離
支縣漢為令支春秋時齊桓公嘗至其地令山海關北
十里有孤竹君之墓在焉姓纂墨氏即墨台氏墨音眉
孤竹君之後鄭樵亦從其說遂以孤竹君為姓墨名台
余按國名記墨台即禹之師墨一曰默怡怡音台炎帝
之後姜姓國也則墨台又孤竹之先矣虞書伯夷降典

析民注疏云姜姓不知即此墨台氏否則孤竹君之子伯夷也少陽姓纂鄭樵皆誤矣山海經又有伯夷父者生西岳為氐羌所自出郭璞注伯夷父顓頊師亦不知與墨台氏同否是古今名伯夷者凡四世代綿邈諸說混淆竟莫可考而以伯夷為姓墨名台余不敢安也孔叢子注孤竹君又有子名伯遼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孤竹君之次子也是孤竹君有三子遼既是名則夷齊又似名而非謚矣近有陳繼儒者宏博士也譔逸民

史行於世顧不能詳夷齊名氏夫尚論其人而不知其名氏可乎抑亦有疑而闕乎故詳著之以補其闕

孔子姓氏

孔子宋人宋襄公十一代孫也本姓子氏古者君之同姓有五服親盡者必賜别姓以為公族故襄公有五世孫曰父嘉者賜姓孔氏是以不復姓子而孔氏之姓實出於此父嘉於孔子為六世祖父嘉之父即正考父父嘉之孫曰孔防叔乃自宋奔魯不仕至其孫叔梁紇始

仕於魯受采於聊古者必貴而後别為氏故叔梁紇得以王父之字為氏其氏曰叔者孔防叔之叔也苐叔梁紇時諸大夫皆世官而孔子不復世父之官此旣不可曉且貴而賜氏子孫不復改者孔子又不以父之氏為氏乃復以孔為氏此尤不可曉也余按孔字从子从乙子者商之所以封也乙者玄鳥也契之母吞玄鳥卵而生契為商之鼻祖賜姓孔者所以紹祥玄鳥也今字書皆以孔為嘉美之稱以乙之生子為嘉美故鄭子孔名

嘉是孔父嘉亦若因字為氏者其說終屬强觧古者賜氏或以地或以官或以謚未聞有因其人之字即以其字之義賜為姓者葢後人因父嘉姓孔子孔名嘉故遂以孔為嘉美義耳

癰疽瘠環

萬章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趙岐以癰疽為癰疽之醫瘠環者瘠姓環名也孔頴達曰未詳其人但以經文詳之亦誠然也朱考亭亦從其說劉向說

苑以癰疽為雍雎余按古文及諸字書癰雍疽雎原不相通如向之說是雍姓雎名非癰疽之醫而趙岐誤矣至於以瘠為姓其說更誤余按姓譜諸書有姓痛者有姓疾者瘠之姓絕無岐何所據以為姓耶余憶左傳有曰巫尪因其尪而名之非巫之名與姓也瘠環者名或謂環其人瘠弱故呼為瘠環如今人呼長者為長其小者為小其之類是也朱考亭注經亦傳訛如此

王荆公不知詩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靈運猝以景遇備以成章故常自稱此語得之神助客有以此問王荆公不知此詩何以得名於後世何以得罪於當時荆公曰池塘生春草言王澤竭也園柳變鳴禽言物候變也當時以此服荆公之博殊足一笑以此論詩則從古稱詩者何往而不得罪荆公非惟不知靈運亦不知詩矣

精舍

精舍二字始見於後漢包咸傳咸往東海立精舍教授

是為儒者設也姜肱傳盜就清廬求見注清廬即精舍也晉孝武帝奉佛立靜舍於内殿引沙門居之是佛家所居當名靜舍惟吾儒乃得名精舍及清廬耳三國志注江表傳干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療病則道家亦稱精舍矣

老人子無影

老人子無影說者謂子之腎囊下筋謂之影不知何所據朝野僉載柳州曹太年八十五少妻生子日中無影

南史張元始年九十七生子無影丙吉斷老人生子之獄置羣兒日中獨老人子無影遂以決之其說不虛則影非腎囊下筋明甚第今七八十老翁生子其子於日中未嘗無影豈皆非眞骨血耶一笑一笑

疑耀卷六

疑耀卷七

明 張萱 撰

纂修恩賞

今制有經筵頭修書尾之説謂經筵初開在事者俱被恩賞若繼進者不與也修書之初無恩賞書成進御恩賞方行然每修一書常至十餘年始能完進其中雖有纂修之勞而先或物故及遷别官者皆不追叙惟據進

書時見在諸臣恩賞及之而已宋元祐間祕書丞劉恕與修資治通鑑及書成而恕先卒恩賞亦不進叙祕書少監劉攽等上言乞依黄鑑梅堯臣例官其一子則特典也今當事者能援劉恕故事建白行之亦右文之一快乎

看畫時知狐寒

宋文潞公當國時有某甲官人者收得一名畫如李成山水之類某乙官人借去模一本送與文潞公一日出

示衆賓其甲偶在坐一見而笑曰得非某乙所獻乎潞公驚曰何以知之某甲曰真本乃某家所藏數日前某乙嘗借去恐其模一本以獻耳潞公驚甚曰不知可以借來一觀乎某甲曰可遂命取來潞公凝視兩本久之曰畢竟某乙者是真衆賓亦相與和曰某乙者是真某甲更不作聲而退明日有問之者某甲嘆曰某某於昨日論畫時方知此身孤寒此話柄古今同之不足訝也

驢牽船

北地凡百可以代人力者皆用騾驢余嘗欲以驢牽船然世未有見者偶閲元宗正獻公集有驢牽船賦則在濁漳非北地也正獻廣陽人名本字誠夫

醴

魯元王為穆生設醴説文一宿熟曰醴今人罕得其法元宗正獻集有鷄鳴酒賦序曰將陵李懐德甫家善釀一宿酒法以米三升用水以椀計者倍乃粥之入麴八两酵半麴以飴為酵殺四之一加麥蘖少許和之適宜

造於燈時比曉熟矣味甘且醇劇飲不醉豈即醴耶

龍無髓

龍無髓若有髓者蛟也元時有善墨名黑龍髓謬甚

不信夷齊扣馬

夷齊扣馬事千古未有致疑者王安石獨不信有詩云孟軻勸伐燕伊尹干說亳扣馬觸兵鋒食牛要禄爵少知羞不為況彼皆犖卓史官蔽多聞自古喜穿鑿此亦一說也

穎師彈琴詩

韓昌黎聽穎師彈琴詩歐陽文忠以語蘇東坡謂為琵琶語而吳僧海者以善琴名又謂此詩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為然也若琵琶則格上音豈能如此而謂文忠未得琴趣故妄為譏評耳余有已妾善琴亦善琵琶嘗細按之乃知文忠之言非謬而僧海非精于琴也琴乃雅樂音主和平若如昌黎詩兒女相語忽變而戰士赴敵又如柳絮輕浮百鳥喧啾上下不分寸失輙千丈此等

音調乃躁急之甚豈琴音所宜有乎至於結句淚滂滿衣冰炭置腸亦惟聽琵琶者或然琴音和平即能感人亦不宜令人之至於悲而傷也故據此詩昌黎固非知音者即頴師亦非善琴矣

齋醮

齋與醮義異而事同羽衣家鮮能辯之靈寶大法引廣成曰醮者祭之别名也牲牷血食謂之祭蔬果精脩謂之醮河圖經品三洞之中凡有二十四等醮與齋法相

類并諸雜醮法凡五十六門以太上為主北斗為宗是三洞既有二十七等之齋復有四十二等之醮也後世乃謂靈寶立齋正一有醮乃於齋後散壇改正一銜易正一服而後設醮謬矣夫醮三洞皆有之況散壇之醮乃齋事告終酬謝真靈耳豈宜改銜易服别作一式乎

婦人在軍中

自古出師未有婦人偕行者故杜工部有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之句庚子山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之

作乃云錦車同建節魚軒異泊營軍中女子氣塞外夫人城是趙王宅眷皆在軍中矣

磁器

宣和格古論古人稱磁器皆曰甆窯器甆窯器不稱磁也惟河南彰德府磁州窑器乃稱磁耳今不問何窑所製而凡瓦器俱稱磁誤矣

視草之義

古人稱視草者謂視天子所草也古者詔令多天子自

為之特令詞臣立於其側以視所草何如耳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司馬相如視草非令相如代筆也今典制誥者皆代天子筆非視草之義而稱視草不亦謬乎

眼鏡

閩廣之間有製眼鏡者老人目翳以懸目中則毫髮立覩古無其製獨劉跂暇日記中載杜和叔鞠獄取水晶十數種以入初不喻其意既出乃知案牘故暗者水晶承日以照其文立見此眼鏡之所由製乎

不合時宜

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為然又一婢曰滿腹都是識見坡亦不以為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乃捧腹大笑余謂朝雲之言即前兩人之意也古今不合時宜者孰有出於文章識見乎若無文章無識見又何不合時宜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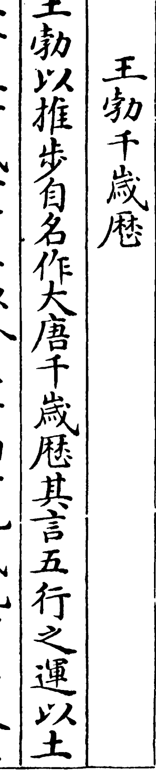
皮舩椽矢

宋太祖為周殿前都虞侯時率兵圍壽州嘗乘皮船入壽春不知皮船之制何似又壽春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椽不知其弩之大亦何似

絹易首級

宋太祖謂遼人精兵不過十萬欲以二十匹絹購遼人一首計用二百萬匹絹則遼人可盡令制首虜一級賞銀五十兩是重於二十匹絹然歲費四百餘萬金往往不能易一首級何也

王勃千歲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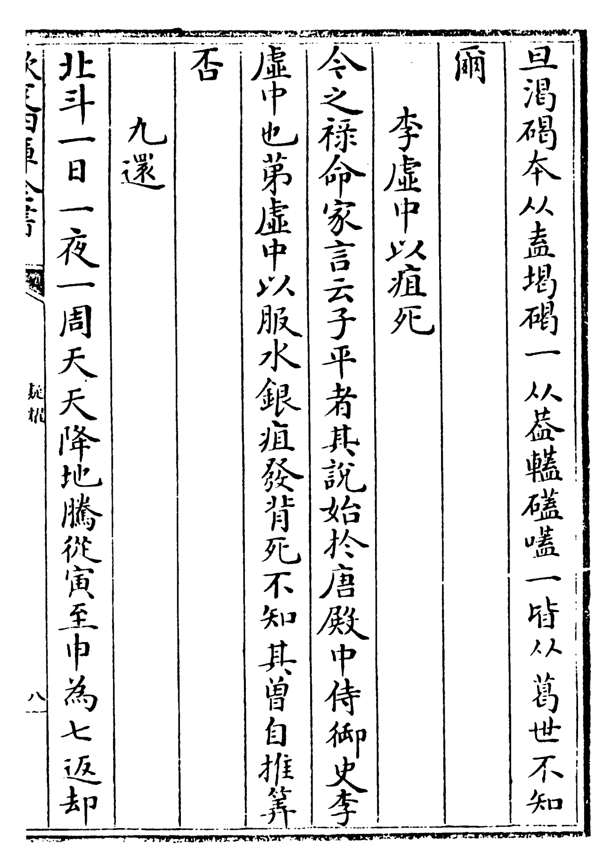
王勃以推步自名作大唐千歲歷其言五行之運以土王者五十代一千年以金王者四十九代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七百年夫五行相禪豈有參差若土德獨長或亦分旺之說而水德獨短何也勃或有見惜其書已亡不得而詰耳

赫胥氏

古有赫胥氏一曰赫蘇氏古蘇胥通傳謂赫然之德為人胥附故云是胥為共義又云胥者胥史之意謂隆名不居而以胥史自況也未知孰是

曷字辯

曷从曰从匃曰者辭也匃者聲也無義葛天氏之幣葛字从土从曰曰乃古之合字即為聲也曷與堨同所謂田堨田堨土事古人曷多作𥃩又說文葛葢也與鶡皆音葢集韻葢覆也居曷切葢曷盍三字古通故曷作盍



旦渴碣本从盍堨碣一从盍轞磕嗑一皆从曷世不知爾

李虛中以疽死

令之祿命家言云子平者其說始於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也第虛中以服水銀疽發背死不知其曾自推算否

九還

北斗一日一夜一周天天降地騰從寅至申為七返卻

到坤處為九還此宋張景之説也天地且不可無還返之説況於人乎故養神者先氣氣先養腦腦先養精精先養血血先養水

天門開

宋王文正公旦幼時見天門中開其中有公姓名龐莊敏籍帥延安日中夜恍惚見天象成文云龐其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字余初以為誕及余帥趙文懿公甞謂余言丁夘歲在齋屋中忽見天門開上有金

甲神人現形數刻因呼同窓者出視之皆不見惟公獨見也次年即登第後果大拜乃知王龎二公之事不誣

在齊聞韶

子在齊聞韶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言不圖以帝王之樂而作於諸侯之國也葢有悲心焉三月不知肉味者悲之至也此亦八佾歌雍奚取於三家之堂意

孔子不言樂

夏殷之禮子能言之而不及樂鯉趨過庭訊以學禮亦

不及樂豈以禮具而樂即存耶夫古樂之亡久矣即孔子亦無得而聞也若告顔子為邦而終之以韶舞則于齊嘗聞韶惟顔子或足以知之耳

譜系之學

氏族譜系之學我朝廢而不講即講之亦必不能精自昔已然矣如賀氏楚出而慶亦為賀來本鄚後而來纖亦為來孔氏宋後而孔達出於衛孔張出於鄭陳又有孔寧齊又有孔虺孫氏晉出而一出於商一出於衛漢

荀卿又曰孫楚宋皆有司馬楚衛皆著于南周楚之王孫既異于衛秦宋之王臣復别於楚諸國之分侯姓三代之殊王氏不可勝數矣至于後世兵火饑疫離析流亡又有違諱避仇隨母假養寄冒之類紛然雜出如之何攷之

封禪

封禪自古有之聖門絶不言及者管仲曰惟受命之君乃可行是一代始一行之也又須攷瑞崇德故商有天

下六百年惟行于湯周有天下八百年惟行於成王孔子之時天命未改故不必講求也第六經之中亦未有論及封禪者惟見于大戴禮嘗以為疑先儒謂舜類上帝及柴燔岱宗皆封禪也然既曰一代一行則柴燔岱宗之事乃五載且更舉矣即以之為封禪所不敢安

能耐通

古耐字多作能能耐古通用而義各有在史漢高紀耐以上請之是也耐者去煩毫而不至髡故耐亦音耏後

人耐辱耐久假借以書之爾若以能忍為耐自有鼂策能寒能暑之例楚辭荀子皆以能讀如耐是也

老始學詩

昔人有年過五十始學為詩竟以詩名者杜少陵平生之詩千四百五篇斷自贈韋左丞二十二韻為始以年譜考之亦且四十餘矣贈韋之作追憶少年壯遊之詩歴述往昔遠比曹楊近交崔魏然其盛年之詩未有傳者夔州以後益老矣黄魯直八歲有送人赴舉詩云送

君歸去玉帝前若問舊時黄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晚年竟自删去不收集中余不能詩幸今猶未五十再三年乃學詩未晚也第恐玩愒歲月耳

禮部韻

禮部韻畧初僅九千五百九十字續降六十有五字分為五聲二百六韻其間通用獨用各别若欣淳覃咸音相近而不同韻者多矣至于冬東魚虞清青語麌御遇勁徑錫昔以字母推之宜可同韻豈不得附於先仙覃

談通古之例何乃隅別而不許通押耶麻韻從奢以後馬韻從寫以後禡韻從藉以後雅音別之宜當小異豈不得用歌戈哿果鄰韻之例又何其纖悉於他韻而濶畧於此也況變隷已久字文猥多知音罕逢反切易舛韻家正如聚訟自唐人釋文音韻行世而士不知古音久矣

易有小石

易傳說卦艮為山為小石他卦別無為大石者豈說卦

有脫簡耶以意度之宜曰為大小石二隂在下小石也一陽在上大石也是故介于石互艮也漸于磐內艮也本義曰磐大石艮何止為小石亦為大石矣易中凡言石皆主艮惟困於石不主艮遇兊之下剛也故皇極經世少剛為土石土石同根在先天為巽坎故土依於石而石依於土辰石相薄在先天為震巽故辰為之聲則石為之音石之少剛與星之少陽同物故石在天則為星而星在地則為石氣類然也

五經皆有韻

曲禮以安民哉叶思辭以將入户叶下以將即席叶怍皆古音也如中庸樂記禮運閒居其間韻語更多夫易書禮記本不必韻而猶有韻則詩宜無有不韻者何以周頌之韻多不叶而清廟維天之命乃通篇無韻然則所謂詩者豈曰韻語而已葢古詩字音句律皆天然中節漢儒以後乃以訓詁求詩徒說其義不通其音試思三百篇皆可絃可歌後人泛作樂章每有不中絃歌之

節者不知音故也

四民

古之為民者四儒與吏皆士也周禮六卿之官最為親民而獨無府史胥徒不知誰為之吏竊意興賢出長興能入治即所興之賢能為之吏也故經文亟稱鄉吏群吏此時儒無非吏吏無非儒耳

古琴

經典琴瑟並言魯論三言瑟而不言琴何也宋時郊廟

之樂其琴以宫絃之中徽定黄鍾引上一徽即大吕商角徵羽亦自中徽引上毎徽一律以與瑟合是古之琴不可聞矣余意必不如今人之弄手取聲也新調淫聲躅瑣繁繆余名之曰琴之異端

火鈴

道家有火鈴之說鈴金也火鈴言火與金也本出儒書道家竊其緒耳河圖之為洛書也二七合乎南者四九乘之四九合乎西者二七乘之圖體而書用也五五天

數從横十五則金火易位矣五六地數縱横十八則水土易位矣聖人不言地數但以天數二十有五著于洛書者金火入用之妙在焉水中有火故甚雨必雷電之下為火光火中有金故震雷必霹靂之末為聲度人經言擲火流鈴黄庭言火兵符圖又言火鈴冠霄人身中各有金火天丁流金火鈴非外索於鬼神也天以金火行人以金火生用於祈禳容有是理然其學以神霄為宗此林靈素之幻妄也第以政和之崇尚竟致炎運之

中否火反克火曾不能救玉帝之子以長生青華之君況後數百年猶望其有靈乎

祀孔子之始

自古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釋禮記者謂詩書禮樂各有師若夔龍伯夷周孔皆先聖先師也故蜀殿畫繪古聖賢其所祀者不止一孔子至唐開元二十七年始專祀孔子而以其門人為配凡令州郡通祀社稷孔子承開元之制也自古仲春季秋入學合樂取斗建日

纆卯戌合氣以合樂也唐始定春秋二仲上丁至宋政和四年太學雅樂成凡令釋奠用樂承政和之制也

曾點鼓瑟

曾點浴沂之事或是前時群浴因言志或是想像寓言非真浴也若前時群浴此時對師誇說似非荅問之禮若託興寓言無乃荒誕于師友之前是狂者又一不讓也宋熊朋來善鼓瑟嘗作瑟譜自言嘗倚瑟三誦覺得春入沂歸猶帶韻語當是所鼓之瑟曲如此時曲終道

語及之亦是一說曾點非有意安排求異三子者三子言異曰行志曾點說當時瑟曲聖人喟嘆與點亦以瑟之曲也古者瑟有歌有語有道道者古人瑟歌之餘以其曲道說一遍故曰道如賦家之有亂也故朋來云然不是真浴沂亦不是寓言也

乞播

孟子乞播章先儒疑章首有闕余意不但闕孟子曰三字而已嘗合上章誦之因思七篇中別無瞷字此二章

以瞯夫子瞯良人游言之當出於一時也竊意儲子更有問荅若曰人皆可為堯舜而不得為者何也遂及乞墦事韻釋瞯與覸皆視也因齊婦之瞯言君子之覸君子存之則堯舜與同庶民去之則妻妾不羞其分路處有相關者因知二章未必同余以兩瞯字疑其同葢自君子覸之則知齊人所以不得為堯舜矣

石介七十喪未葬

宋石介自言石氏自周漢已來至于宋百餘祀自高曾

以降至於七世孫有七十喪皆未改葬遂以書干王舍人君貺須五十萬書云先人沒祿賜絶故不免於凍餒不知先人存日祿賜不乏不以改葬七十喪何也世之緩葬者固不少然亦未有自高曾而下七十喪之衆皆不葬者豈拘于堪輿之説耶其云不改葬者假葬也古有假葬三年即吉之條晉郄詵母亡便於北堂壁間下棺謂之假葬三年遂即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介既云七十喪未改葬則祖喪亦在其中而先人乃仕

宜如彼豈不應除服之議不行於宋耶介賢者余偶讀其書不能釋然也

帝王之後皆蠻夷

閲諸傳記古帝王之後多為蠻夷戎狄巴人出於伏羲玄氏羌九州戎出於炎帝諸蠻髦民党項安息出於黄帝白民防風驩兜三饒出於帝鴻淮夷允夷鳩蔑羣舒出於少昊昆吾滇濮歐閩駱越出于高陽東胡儋人暴輿吐渾出於高辛匈奴突厥沒鹿無餘出於夏后夫中

國姓氏譜系且不可據而謂蠻夷戎狄皆系於帝王其可信乎昔元魏自謂蒼林之後慕容自謂厭越之後赫連自謂伯禹之後亦猶安禄山自謂昌意後耳古帝王有知能不髮指

文天祥考

陶宗儀輟耕録元至元間文丞相天祥有子出為郡教授行數驛不病而卒士人皆以詩悼焉閩士翁某者有曰地下脩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葢誚之也余不

以為然乎即不肖亦豈肯忘父事讐耶元人見丞相不屈於元故誣以子復事元耳及按宋史丞相僅一子景炎三年丞相屯軍麗江浦時軍中疫起子與母皆死于麗江是丞相無子又按丞相集中紀年及丞相集杜句諸詩丞相有二子與丞相母曾夫人俱以疫死麗江者十三歲名道生歐陽夫人出也次名佛生則黃夫人所出景炎二年空坑之敗黃夫人攜之以竄遂失所在故集杜句第一百四十三章小序佛生已死第一百四十

九章小序曰吾有二子是丞相之子又似止有道生佛生皆物故矣丞相因燕京于辛巳年正月元日嘗為書以付男陞則弟璧之子丞相撫以為嗣者也宗儀所誣事元者豈即陞耶丞相被誅陞既襄大事且廬墓三年矣非不肖者豈復事元乎若是則丞相未嘗無子特非丞相所出耳宋史即謂丞相無子者蓋隨丞相守余慶州而以城降元者丞相雖死而興復宋室一念目猶不瞑譔宋史者元人也恐丞相後人有欲為伍員者故璧

也父既不忠乎即事元理或有之然丞相家傳又曰丞相無子以絶人望耳丞相有二弟曰壁曰璋皆云元仁宗在潛邸嘗聞陞名召見之及即位官以集賢直學士乞歸得代于南海道卒乃官其子富為興文署丞是陞果嘗事元而云乞歸或亦良心時露耳弟至元至仁宗凡隔四十餘年既云至元間出為教授不病而卒矣又安得至仁宗朝復官集賢學士耶甚矣宗儀之謬也嗚呼壁之以城降于元也元主呼壁曰是能孝順我若壁

者亦難為凡矣宋史既不欲詳丞相後事近代吉安郡志傳丞相者亦復草草而丞相被執時即余鄉五坡嶺麗江亦余鄉歸善地也余數四往來輙低徊不能去偶閱輟耕錄故詳著焉

宮詞

古今宮詞唐王仲初建一百篇宋王禹玉珪六十七篇蜀花蕊夫人九十八篇宋寧宗楊后五十篇此世所共傳也宋元豐初有宦者王紳效仲初亦作宮詞百篇則

世無傳焉偶於他書得其二篇太皇皇太后生日詩云太皇生日最尊榮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寶慈侍立到天明太后幸景靈宮駕前露面雙童女詩平明綵仗幸琳宮紫府仙童下九重鼇頭瓏璁時駐馬畫工暗地畫眞容二詩亦有思致其餘必多有可觀者豈以其出于奄竪輩故不傳耶第古今此輩能文者絶少安可以人廢言也寶慈二字宋史不載當是皇太后宮名雙童女露面則當時從幸女侍皆帕羃首也此亦

宋制諸書未詳者

禹錫玄圭

禹貢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書傳直言堯賜玄圭此于錫字固當但正文明言禹錫而解之以堯賜不相背乎故蔡沈又謂錫與師錫之錫同言禹以玄圭為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是于正文不背但況于堯典師錫則從書傳錫與也禹告成功時尚為人臣而以玄圭贄見于君可稱與乎按爾雅錫賜也是錫止為上賜下之義若如況

說以禹錫玄圭為錫于堯亦猶端木賜之字子貢也以貢為賜以錫為贄終屬强解宋儒熊朋來謂五經惟尚書最難讀以古文今文既異且壁藏歳逺殘闕既多伏生口授不無訛舛余謂禹錫玄圭之語上下必有闕誤書傳既失蔡沉亦未為得也

郭公

春秋書郭公胡安國以為郭亡本于齊桓公郭何故亡之語邢延舉謂春秋中所書昔無今有者皆以為災如

有蟚有蜚之類是也遂以本草所載烏名布穀者江東呼為郭公疑此郭公為如書蟚書蜚之類謂昔無郭公而今始有之故書也亦太鑿矣古今傳疑不可曉者即孔子且闕之後學何必强為之說

顏謝優劣

昔人皆以顏謝並稱至今宗之余謂顏不及謝非止一塵謝詩奇拔意多在言外即鮑明遠初日芙蓉之喻亦止言其色澤耳未足以盡謝之妙處若顏則一以組織

為工間作老學究口吻無論全集即昭明所選顔詩已不及謝詩多矣

漢高祖尊母不尊父

漢高祖得天下之五年二月即皇帝位先封高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亦追尊其母曰昭靈夫人婦為后母為夫人豈當時禮制尚未暇講耶時太公乃遺而不封已不可解七年春正月又封劉賈及兄喜暨弟交之子肥諸人為王三月復趣丞相差次大小功臣封之而太公

復未議封即羣臣亦無一言及之何也逮帝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擁篲卻行帝乃大驚始下詔曰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帝是帝為天子已七年而太公尚為庶人也至九年置酒未央宮帝奉玉卮為太上皇壽乃曰始大人以臣已賴不能如仲治產今所就孰與仲多羣臣皆大笑噫太公之七年為庶人也帝得無宿怨乎亦大異矣後十年太上皇帝崩雖令諸侯國皆立太上

皇廟亦何益哉更可異者太上皇之號秦始皇以封秦莊襄也以死者之封封生者季不讀書信乎

九州考

禹貢九州雍梁荆豫徐揚冀青兖周禮夏官職方氏之九州則無徐梁而加幽并漢地理志謂監二代改徐梁二州合于雍青分冀為幽并爾雅亦以并為營故先儒謂禹貢之九州乃唐制而禹因之也余按真源賦伏羲別九宫因置九州法語亦曰伏羲作八卦分九州周公

職録又曰黄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則九州又非始於唐而先儒誤矣余意九州斷非始于夏商特九州之名至禹而始定耳第未知伏羲黄帝時九州之名與夏周同否

誅少正卯

孔子攝相事七日即誅少正卯此固去惡欲速之意然亦以其非真相也特攝之耳其不待八日九日者安知八日不遭逐而九日不失位乎七日之内萬一女樂至

則吞舟終漏網矣此七日而誅少正卯非失于欲速也葢有深意也

郭汾陽二十四考辯

郭汾陽二十四考書中書余嘗患之不得其説汾陽以天寶八載始為左衛大將軍至德宗建中二年卒于官壽八十五其在事僅三十有五年耳及為中書令乃德宗即位建中元年也是為中書令未滿二年安得有二十四考耶今汾陽傳明言以身係安危二十年校中書

考二十有四此何謂也因閱唐書職官志凡入仕之後遷代則以四考為限此武德初年所定考叙之制然亦未著若干年為一考又閱唐考功令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凡有四善四善之外有二十七最疑二十四考即二十四最而汾陽所居官又止與兵士調習戎裝克備為督領之最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將帥之最二條相合耳且未嘗為人屬吏也其非二十四最可知況中宗朝盧懷慎疏凡百官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玄宗二十

五年詔考課官人三年一奏永為定式二十七年赦文亦云三載考績歷肅至德守而未變其云歲終之課正如今外官季報年報之考語非大計之考也故汾陽當時亦三年一考無疑如二十四考則為七十二年是汾陽十三歲即入仕也史傳固未言汾陽若干歲入仕其斷非十三歲明矣或者又以考功員外郎李渤議歲終考校宰相而下升黜之名第其時以宰相段文昌為下考則一年一考汾陽在事三十五年故亦得二十四考

耳余又按李渤為考功員外乃憲宗元和二年則汾陽捐館久矣余臆斷之汾陽有大功與諸臣不同豈其或行師或出鎮每有一功即為一考耶其云校中書考者亦每一考即紀録于中書省云耳非以居中書而考也考古君子幸是正之

薛居正子婦

張齊賢亦宋之名相也故相薛居正子婦柴氏無子欲攜貲產改適齊賢而為居正庶子安上者訴於真宗既

足掩口矣安上不肖真宗著令不得貿其居第而向敏中則貿之於是柴氏憾安上并憾敏中亦訴於真宗謂敏中嘗求娶已不許故陰庇安上此一嫠婦也而兩相君皆欲娶之豈以貲聞抑以色重耶

漢書古本

今世所行史記漢書未必皆舊本也宋仁宗朝詔胡瑗定雅樂益州鄉貢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云嘗得古本漢志論黄鍾起數脫去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則古

本漢書與今世所行者不盡同矣

墨

今世有新都方建元者為墨譜又有程君房墨苑皆行於世其中所裒集皆一時名公筆也然未有能詳墨之所自始者上古無墨以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有黑石可磨汁以書或云即延安石液也晉陸雲與兄機書曰三臺上藏石墨數十萬斤不知即此石否第又云燒此消可用然烟中人又疑此石燒之為燼乃成墨非磨汁即

成墨也魏晉間始有墨丸則以漆燒烟和松煤為之晉之後乃有螺子墨但陸雲送石墨與兄機已云今送二螺則墨之名螺自晉已然特未制之為螺也名之曰螺亦是丸子猶未製之為片也故米元章畫史謂晉人多用凹心硯正以磨墨丸貯墨瀋耳至唐初高麗歲貢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燒烟和鹿角膠為片與魏晉間墨丸以漆燒烟而不用膠者異矣唐末墨工奚廷珪乃倣其法然亦止用烟膠宋熙豐間有張遇者供御墨始用油

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其法遂至今不改世第知廷邽之墨入水不渝而不知其法葢出於高麗也與張遇同時者又有葉茂實最得法清黑不凝余故表而出之以補墨譜之闕

璽印

古者天子未有壐璽之一字始見于周禮之九節有璽節也鄭康成謂即今印章止用之貨賄而已節所以合之而壐所以封之也然掌之者小行人非天子也左傳

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𡨋公璽書追而與之諸侯有璽始此故秦以前民皆佩璽金玉銀銅犀象皆方寸各佩所好至秦惟天子始得稱璽諸侯而下皆不得言璽而曰印丞相將軍曰章中二千石亦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亦曰印是章與印一也皆古之璽也而天子言璽葢自秦始也然皆以組繫而佩之余嘗見漢銅印匾而方大僅一寸許紐中有圓竅以容組按古今攷方回曰印之背即謂鼻紐印之面即印文篆鐫字空處為竅而

以組穿之是組又不穿于鼻紐也豈用時即解去其組而用訖復穿以組耶然余見漢印甚多未有於篆文空處作孔以穿組者不知方回之説何所據又古者百官印皆佩於腰故曰丈二之組南部新書三十四司部官印悉納直廳每郎官交印時吏人繫之於臂以相授繫腰繫臂所以皆謂之佩也楊虞卿為吏部員外郎始置匱加鎖以貯之葢以今之印重而大既非腰與臂所宜非貯之於匱葢不便矣是印之有匱自宋始也若今之

印有牌以稽出入有胥吏主之在宋謂之印司則今之印牌亦自宋已然也

不施其親

論語君子不施其親何晏以施為易言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親也邢昺從之開元五經文字以施為廢弛故陸氏本作弛朱考亭從之余按諸子書施皆為殺而肆之故内則施羊施麋施鹿施麕左傳秦施冀芮晉施邢侯與叔魚於市山海經殺而施之晉語從欒氏者大戮

施莊子萇弘胣胣即施也史記施陳餘周公首戒伯禽以不施其親者正謂親者不可殺也親而可殺是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又何有於賢士大夫故秦二世之殘骨肉晉朝之戕宗室賢士大夫尚可仕其朝耶微子一篇皆論出處大致而以周公謂伯禽章次於中其亦九經以親親繼尊賢之意乎

商之後獨盛於夏周

舜典所稱伯禹以下二十有二人而禹之功最大故踵

舜以興身有天下矣稷養契教功亦不在禹下而於天下未能身有之惟子孫始繼世光大焉稷之後為成周天地文明萃於一代契之後亦數生聖賢而商之賢君比夏與周又再多者何也開闢以來未有性命之説至湯始言降衷恒性也其萬世道學之祖乎故不獨能身有天下即其後王若大戊盤庚武丁皆能著書立言雖凌遲之末猶有三仁焉微子宜有商而避之弗父何宜有宋而又避之至孔父嘉乃别為公族而受氏五世之

後復生聖人為萬世帝王之師是二十二人之中契之明德豈夏與周所能及乎

几

古者室中度以几故古人以几名室者以諸器制度惟几有考工之遺法也今稱方丈函丈即此意君子朝與燕坐則設几而不敢倚几之義重矣哉故丹書之銘誦訓之諫曰無即安于几禮也

黃山谷不言命

黄山谷道機禪觀皆臻其妙獨不言命其詩文為星命家作者絶少其與趙言柳彦輔兩人一方士一日者僅見扵外集遺文而已觀其誌非熊之墓慨嘆夫命之不可恃日者之不可憑猶曰此為非熊嘆耳若其荅林為之有曰由命非由拙而放言亦云廢興宜有命乃知君子不可不知命罕言之可也

梧桐自生

鳳鶉火之禽桐大火之精梧桐嘗以三星見而放葉火

西流而落葉鳳非梧不棲以陽從陽也一說凡燒餘赭黔之土心星照之則梧桐自生是梧桐乃自生之物非待於種也故詩曰梧桐生矣用字不茍如此

書經今文古文

六經自易而外惟尚書最古亦惟尚書最難讀自孟子已不能盡信而況焚滅之餘口授壁藏僅有存者科斗隸古文字屢更今所讀者皆今字也能與古文盡合乎然古文尚書未必古今文尚書未必非古至若典謨分

合不同則不能無疑耳能取舜典二十八字刪去乎洪範康誥梓材諸篇未免錯簡多士多方先後失次能以集傳武成之例而改定乎亦右文之世所當講也

拆字法

易卦雖先聖之書而於後世小術亦相同者宋人胡易鑑者能以易卦拆字知吉凶於咸其輔頰舌得癸丑狀元於臀無膚得丁未探花蓋字文臀即屍也殿諧其聲乃以無膚去肉為殿頭之祥而以卦爻第三知其名次

以拆字法也易鑑嘗有易說行扵世必有可觀者惜今不傳矣

石介不能書

偶友人持宋人真蹟相過賞鑒者中有石介行書二十餘字其遒勁不減蘇黄米蔡諸公余嗟賞久之蘇黄米蔡真蹟在世不乏石公此蹟真鳳尾麟角矣偶閲徂徠集歐陽永叔嘗以書與介言介字恠而且異古今皆無天下非之介復永叔書言自㓜學書至扵壯積二十年

訖無所成且不能自寫一刺必倩能者或時急要文字必奔走鄰里祈請於人則介不工書明甚又云屑屑致意於數寸枯竹半握秃毫將以取高於人特六藝之一耳善如鍾王妙如虞柳不過在君人左右供事圖寫近乎執技以事上者此皆强辭以解說其無能者也前友人所藏為偽蹟益明矣

疑耀卷七